

絕情浪子

上

【臺灣】

臥龍生

著



臥龍生最新武俠小說精
書

8
2

絕情浪子

下

【臺灣】

臥龍生 著

臥龍生最新武俠小說精裝書

58

03



责任编辑: 梅 子
封面设计: 方兴康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7-80538-687-0



9 787805 386874 >

ISBN 7-80538-687-0/I · 322

全套定价: 159.70元 本书定价: 14.80元(上下册)

絕對獨家最新手稿

No.

(豫)新登字 07 号

卧龙生最新武侠小说精品套书

绝情浪子

卧龙生 著

责任编辑 梅 子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新华一厂一分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7.5 印张 375 千字

1995 年 2 月第 1 版 199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册

ISBN7-80538-687-D / I · 322

全套定价 159.70 元 本书定价 14.80 元

內容提要

仗义行侠机智非凡的抗倭别动队头领方世元人称大浪子在江湖人眼中是个吃喝嫖赌五毒俱全，胡作非为的坏人。为组建一支强有力的别动队，大浪子收伏了武林酒邪海之天、色桃君人妖白玉、屠夫龙涛，联合白莲教与东洋杀手斗智斗勇。

奸人魏忠贤大杀东林党人，方世元力救师妹文巧儿，巧儿与方世元从小青梅竹马，有着极深的感情。谁知在与日本武士拼杀时日本浪女忍者中的杀手妖艳无比，心狠手辣的李千代竟不顾一切的爱上大浪子。三人之间的男欢女爱、情意缠绵的爱情故事，各为其主民族恨与儿女私情的冲突，令人读起来回肠荡气。

一、黄山聚首四恶人

老古人传说的传说，黄山西面有个金星谷，金星谷指的是一颗大石头，传说中便是指的这颗宛似大桌面的巨石，是由天上掉下来的陨石，有人见它掉下来的时候，天空中七彩绚丽，霞光万千，十分壮观，于是金星谷之名便由此传下来了。

这颗大陨石落在一处断崖边，一半是悬空的，另一半就那么的搁在断崖上。

怪的是有一棵虬枝盘根老松树，从石缝中冒出来，便也把这块盘石缠住，松枝成伞，叶茂根深的把这石盘拱托得宛似撑起一把大伞，荫郁的遮去了一天的烈日阳光。

“哈……”

笑声响彻金星谷，声音是大了些，但却很单调，因为那只是一个人在大笑，笑得金星谷中回荡不已。

那是一位几近半百大汉在捧腹大笑。

先是笑弯了腰，然后左手抓住松枝全身颤抖，笑的一双红目几乎落下眼泪，笑的老松枝叶带着着簌簌声。

就在他狂笑一阵之后，双手捧起一个酒坛子，仰起脖子狂喝十几口酒。

这人不笑了，这才看清楚他的面貌长相。

扁圆的面孔上长了一个好大的鼻子，是净红色的，与他那青青的面皮实在不太调和，一对吊丧眉尽往两边垂，那张大嘴巴只一看便知道是啃吃八方的人物。

重重的放下酒坛子，他开口说话了。

“前天，对，就是前天，娘的，我在渡口堵住申家寨子的申

大成，哈……照上面，我两拳先把申大成的两个跟班打死，然后，哈……你们猜申大成那老小子，哈……他把肩头上挂的搭链抛给了我啦！”

老松下，有个三十七八岁的女人接道：“大酒邪呀，你就放了申大成？那不是你的作风吧！”

“大酒邪”海之天的面皮一紧，道：“财神姑娘，你这说的什么话，你说我发了慈悲恻隐之心呀，哦呸，娘的，我是双手接过半天空抛来的钱搭子，正要毙了姓申的，他娘的，申大成跳入水里了。”

“财神姑娘”段芳芳道：“你应悲哀的，为何发笑？”

海之天道：“钱搭子真重，大小银锭十几斤，哈……不用猜，申大成是下乡收的黑心钱，哈……供我老海喝老酒三年也喝不完。”

“哈……”

忽的，那位瘦而俏面的汉子仰天大笑。

刹时间，另外几人便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人的身上了。

这人是带着几分书卷气的壮年人，一袭水色长衫，更把他衬托得潇洒不足而风流有余。

一边的“财神姑娘”段芳芳道：“桃花人妖呀，你又坑了什么人家的姑娘了，如此得意的笑起来？”

“桃花人妖”白玉得意的道：“陶家湾，哈……陶通江的女儿陶小小，大姑娘前门不出二门不迈，便温室花儿也逊色，哈……嫩，嫩得紧呀，呵……”

“财神姑娘”段芳芳道：“陶小小大概活不成了。”

“桃花人妖”白玉道：“听说她上了吊。”

他的口气变得十分平淡，就好像上吊的不是陶小小，而是

一支鸡，一支小狗般与他无关似的。

那海之天一怔，笑道：“白玉，来，为你的作为，咱们快乐的浮一大白。”

白玉果然提起酒坛，仰面三口酒喝下去。

“财神姑娘”段芳芳冷冷一哂，抽动俏而媚的鼻头发出冷冷的低笑。

“哈……呵……”

那位坐在盘石悬空一边的黑而又粗壮汉笑的还带点吓人的意味。

“财神姑娘”段芳芳道：“屠夫，你又有什么令人听了欢愉的大事呀，说出来大家分享。”

“屠夫”龙涛道：“那日我经过大别山古阳道，迎面遇上八名捕快押解囚犯，我堵住山道不放他们过，我叫他们快放人，娘的，他们举刀来杀我，我火了，一气之下便把八名捕快干了，哈……我救了囚犯啦，哈……”

“财神姑娘”段芳芳道：“我猜呀，那个囚犯不是你的亲人就必是你的好友。”

“屠夫”龙涛一声笑，道：“我认识他们鸟，王八蛋才认识那囚犯。”

“哈……”

“大酒邪”海之天也笑了。

“妙，只此一桩，也应为你老龙浮一大白，来，来，来，大口的喝几口，庆祝你的救人之举。”

果然，龙涛捧起酒坛，狠狠的喝了几口酒。

“嘻，嘻……”

笑的媚，笑的也令人动心。

“桃花人妖”白玉叱道：“你这个一生为财忙的女人，你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娘的，笑的令人直想压你！”

“财神姑娘”段芳芳道：“压我？来呀，谁怕谁呀，个人妖，你呀！”

白玉忙摇手，道：“就算找母狗，也不压你！”

段芳芳道：“你不压我了？”

白玉摇手又摇头，道：“不敢！”

段芳芳却摸了白玉一把，道：“找机会我压你！”

白玉叱道：“少来，快把你得意之事说出来吧！”

他顿了一下，又道：“娘的，我白玉找的是大姑娘，你徐娘半老是馊水缸，免了吧！”

段芳芳一听，斜目白了白玉一眼。

海之天道：“说呀，你个财神姑娘，又发了谁的财？”

段芳芳得意的道：“那一夜我摸进徐州财记钱庄，正遇到土财主于刚石数银票，哈……你们猜，我把姓于的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

大伙齐声问。

段芳芳却嘻嘻哈哈的道：“不告诉你们。”

龙涛道：“杀了？”

白玉道：“于刚石银子多，你看上他了，同姓于的滚进热被窝了，哈……”

海之天道：“我猜呀，必是你得了银票之后，心中太高兴了，同姓于的喝几杯也说不定。”

段芳芳猛摇头，道：“不是，不是的，你们呀，这一辈子也猜不到。”

“我知道。”

只这么一声叫，松树下的四个人立刻往悬崖上闪跃如飞的站在五丈外。

四人猛抬头，只见那茂盛的松叶层中端坐着一个年轻人，一个看上去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段芳芳已叱道：“喂，是你呀，个浪子方世元。”

“方世元”三个字出口，海之天、白玉、龙涛三人齐动容。

白玉指着树上的方世元道：“各位，姓方的是个大有来头的小子呀，你们可得多加小心了。”

海之天已招手，道：“方小子，你下来，下来咱们喝几碗。”

树上的方世元道：“大酒邪，你挑战？”

海之天道：“我如果说是挑战，你会逃掉。”

方世元吃的一笑，道：“为了不叫你失望，你的邀请，方某接下了，哈……”

随着方世元的话，只听唰的一声，他已平飞而落在海之天的面前。

海之天把手一伸，似是礼让的道：“请。”

方世元哈哈一笑，撩起衣襟走到老松下，随之大刺刺的坐下来。

这儿无桌椅，大伙盘膝坐。

“财神姑娘”段芳芳挤坐在方世元身边，她还把手搁在方世元的膝头上，笑道：“喂，姓方的，你是浪子，我是野花，怎么样，有兴趣吗？”

“兴趣？什么兴趣？”

方世元还故意把眸芒一亮。

段芳芳道：“个浪子，男女在一起，最大的兴趣是什么？你猜呀！”

方世元嘿嘿笑了：“嗷，嗷……哈……我明白了，男女在一起，最大的快乐当然是搞男女关系嘛，如果你为了男女之间的兴趣，而放弃你的嗜好，段姑娘呀，你才是一头大大的老母猪，哈……”

“哈……”

另外三人也捧腹大笑起来。

段芳芳道：“个小没良心的，本姑娘有什么嗜好？本姑娘一样少不了七情六欲呀！”

方世元道：“就在下所知，你把你的时间放在找银子的上面去了，找银子才是你最大的嗜好。”

段芳芳道：“如果你跟我走，我可以暂时的放弃找另外几家大户弄银子，怎么样？”

方世元吃吃笑啦。

忽听“大酒邪”海之天道：“喂，别说些狗皮倒灶的臭事情，喝酒吧！”

他抛了一个大碗，道：“接着。”

方世元左手食中二指疾挟，一只海碗挟个正着。

海之天双手捧起大酒坛，相隔两丈他举坛便把酒往对面坐的方世元大碗中射出。

只见一股子酒箭宛如细瀑一般注入方世元两指挟的大碗中。

酒入碗中哗哗响，半滴也未洒出来。

那酒如箭，成连环，刚巧把碗装满。

方世元微微笑，仍然以二指挟着海碗把酒喝干。

“嗯，好酒！”

说完，他震腕把大海碗往海之天抛去，岂料海之天右掌疾

出，道：“要喝三碗。”

方世元左掌迎去，道：“够了，够了！”

只见那只大海碗停峙在二人之间的空中不前也不后的，当然更未落在石盘上。

落在石盘上准定会碎裂。

海之天的另一手很想再把酒坛举起来，但他试了几次未成功。

他如果分神去取酒坛，半空中的大海碗便会飞砸过来，那是在招式上的输招，他不会干。

方世元面带微笑却全身贯注，当然未敢稍息。

另一边，“屠夫”龙涛沉声道：“扫兴。”

是的，大伙四个正在“煮酒论英雄”，也是“碰杯道成绩”的高兴时候，突然冒出个浪子方世元，一场酒局被弄得功夫上见真章，岂不是扫兴。

“桃花人妖”白玉出声有些不男不女的道：“可不是嘛，怪讨人厌的。”

“财神姑娘”段芳芳道：“你们两个罗嗦什么呀，一边看热闹呀，这年头只有看热闹最自在不过。”

她转而把一张仍然俏媚的双目斜睨着方世元，又道：“方世元，戚继光身边有个大将叫方成刚，他是你这浪子的什么人？”

方世元双目睁得溜圆，道：“本家。”

“屠夫”龙涛面色一寒，道：“这小子同官家有交情呀，他妈的！”

随着一声骂，他忽的一掌按在“大酒邪”海之天的背上，立刻间，半空中悬的那只大海碗往方世元的怀中砸过去，力道之

猛，与掷暗器差不多。

方世元坐在石盘边沿上，那一半是悬空的，他的左右又挤坐着“桃花人妖”白玉与“财神姑娘”段芳芳二人，想闪也闪不及了。

方世元来一个乌龟大翻身，“呼”的人往断崖下落去。

那只大海碗已贴着他下翻的肚皮上方往断崖下落下去了，就在这时候——

“可惜！”这是段芳芳的悲叹。

“摔死个王八蛋。”这是白玉的得意。

就在这时候，石盘下方，“唰”的一声起处，银芒疾射中，石盘上的老松枝上猛一闪，一条银索已紧紧的钩牢树枝，随之就听方世元一声笑，人已弹跃上来了。

方世元仍然站在石盘边沿上。

方世元也依然面上微微笑，就好像他这个人永远也不会生气似的。

“财神姑娘”段芳芳道：“本姑娘‘看戏掉眼泪’，倒是替古人担忧了。”

“桃花人妖”白玉反而拍着石盘：“可惜！”

他叫可惜，当然是发觉方世元未摔落万丈深渊。

“大酒邪”海之天回头对“屠夫”龙涛叱道：“都是你多事，谁叫你助我的，没得手倒把喝酒的大碗弄砸掉。”

“屠夫”龙涛道：“老子听不得这小子同官家的人有染，娘的，你没听讲，方成刚同他是一家人呀？”

方世元道：“所有姓龙的不都是你屠夫的一家子吗？”

龙涛一听怔住了。

“财神姑娘”段芳芳吃吃一笑，道：“对呀，所有姓段的也闹

我一家子嘛，嘻……”

“大酒邪”海之天忽的粗声一笑，道：“误会了，再来喝酒。”

他招手，但已无人响应。

白玉道：“咱们来这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原来是干什么的？不就是……”

他忽的看看仍然面带微笑的方世元，又道：“我就搞不懂，你怎么也来此凑热闹，难道你也在躲那恶捕头‘十方瘟神’朱文刚？”

方世元仍然微微笑，道：“我不用躲避任何人，因为我没有杀人放火。”

“桃花人妖”白玉立刻挥着手，叱道：“去，去，去，咱们之间，道不同不相为谋。”

他早就不太欢迎方世元了。

一边的“财神姑娘”段芳芳叱道：“你这是什么话，他没干过杀人放火的事就不能参与咱们这个集团呀，我问你，你白玉是不是从娘胎就干了奸人闺女的伟大事迹呀？”

她拍拍仍然微笑的方世元，又道：“娘子呀，你说说，我这话对不对？”

方世元道：“对，不对。”

“什么意思？”

方世元道：“人在娘胎中，怎能奸人闺女？所以你说的对，只不过他人在娘胎中就已经忘了他娘也是女人。”

“桃花人妖”白玉一听之下，发出一声桀桀怪笑，道：“王八小子，你在撩拨白大爷了，嘿……”

方世元笑笑道：“这足以证明我的话说中你内心中了，是嘛？”

“是你娘的蛋！”

他咒骂中，忽的抖出左袖直奔方世元的面颊……

别以为他只是抖出长袖，若是被他击中，面皮必然会冒出血雨。

方世元当然不会被白玉的“铁袖功”击中，就在白玉的白色缎袖就快击中方世元的面颊时候，只见方世元右袖疾挥，一道极光疾闪又没，尺长的缎袖已飘落在他的面前。

白玉惊怒中，方世元拾起断袖微微笑道：“桃花铁袖江南行，姑娘闻声躲屋中，门前地上桃花落，家中女人传哭声。”

“哈……”

白玉大笑，笑的十分得意，笑的一张粉面带青色。

“对，就是这么几句话，娘的，隔着门缝吹喇叭，我这是‘鸣’声在外了，哈……”

方世元道：“你老兄蛮得意的嘛！”

白玉道：“当然得意。”

他顿了一下，又道：“人生在世，若不能扬名万世，便遗臭万年又有何妨？”

他似是看到海之天几人在点头，点头便是同意他的这一主见，他更得意了。

“小子，咱们习了一身功夫，却又得不到当权者的赏识，而尽情打压，娘的，这是逼爷们走向极端，娘的老皮，极端又怎样？”

“叭叭叭”之声响起，原来是“屠夫”龙涛在拍起一对大巴掌来了。

龙涛拍着巴掌，道：“好，完全说对了，哈……”

白玉忽的面色一寒，道：“小子，你毁了白大爷的铁袖，知

道会是什么后果吗？”

淡淡一笑，方世元道：“什么后果？”

忽见白玉挺立而起，道：“断我一袖，我便断你一臂。”

方世元淡淡的道：“袖断可接，臂断成残，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桃花人妖”白玉道：“人生原本是一场闹剧，小子，你生受了吧！”

他话声甫落，抖然右手闪出一把钢骨扇子指向仍然坐着的方世元。

“嘶嘶”之声自扇端响起，一篷如牛毛毒针便射出来了。

毒针并非射向方世元的要害。

毒针直射方世元的左臂，如经射中，不用别人动手，方世元自己就得下手切去左臂。

但，就在这时候，就在“财神姑娘”段芳芳惊呼且又欲拍出一掌的刹那间，方世元的袖中忽的抖出一片极光，那迷人眼眸的彩光一现而没，射来的夺命毒针便也消失于无形，犹似泥牛入海。

白玉吃惊的道：“天罡神刃！”

方世元道：“我不想失去一臂。”

“财神姑娘”段芳芳已抚掌笑了。

“妙，白玉遇上克星了，哈……”

“桃花人妖”白玉咬牙道：“可恶啊，姓方的，咱们之间，没完没了。”

方世元道：“是不是非得一方完蛋呀？”

白玉道：“不错，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方世元道：“这又何苦？咱们之间并未有什么杀父之仇，夺

妻之恨的事情，非得以死相搏，这……”

白玉道：“怎样？”

方世元道：“这未免太过作贱自己吧？”

白玉一听更怒，叱道：“这不叫作贱自己，需知人争一口气，佛要一炷香，你今破了白大爷的夺命针，更毁了白大爷的铁袖，这口气再难下咽，小子，你听清楚了……”

他吃吃冷笑一声，又道：“上弦月月偏西，石头山下枫林小桥我等你，哈……”

他狂笑着起身而去，走的轻松又潇洒，令人以为他怀着无限的愉快心情，得意至极的样子。

“财神姑娘”段芳芳叫道：“上弦月月偏西，只有三更半了嘛！”

“哈……”白玉的笑声来自半里外。

段芳芳再看方世元，摇摇头道：“你完了！”

方世元淡然的道：“你好像很喜欢我完蛋嘛？”

段芳芳道：“胡说八道。”

她忽然媚笑一声，又道：“方公子，你若答应同我在一起，你放心，我帮你做了白玉。”

她这话令海之天与龙涛二人听的一瞪眼。

方世元道：“我同你在一起，是多久呀？长时间呢？还是短暂的？”

段芳芳道：“越久越好。”

方世元道：“你今年多大了？”

段芳芳俏皮的道：“没礼貌，怎好问女人的年龄呀！”

方世元道：“我要琢磨呀！”

“琢磨什么？”